

東萊呂太史文集

二

宋版東萊呂太史文集

第二冊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

奏狀劄子

為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右臣昨者恭奉 聖旨差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內竊
竊循以未信之學遽當民社深懼識耗力淺踈闊外
繆仰負 皇帝陛下責成共理之意敬陳悃愾懇辭
弗俞黽勉遵承皇灼無地爰自就道徧訪本州利病
往來者皆言嚴之為郡地瘠人貧丁鹽錢緡額數繁
重民不聊生此賦不除永無息肩之日臣瞻望威顏
之始冒昧控訴 天慈憫惻許令到任條具以 聞

仰見 陛下至仁博臨勤恤民隱雖古先聖王之用
心不是過也臣自到任延問耆老諮諏僚吏參稽案
籍始知本州丁鹽錢緡為民大害向來所聞百不一
二謹條具本末上千 天聽臣照對本州丁鹽錢緡
之起據父老稱自承平時每一丁官支給鹽一斗計
五斤每一斤計錢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錢一百五
十六文省却納緡一丈二尺八寸數內一半係本色
緡一半係折納見錢是時緡每一匹直錢一貫文省
每丁計納緡六尺四寸計價錢一百六十文省又折
帛見錢一百六十文省兩項通計三百二十文省將

官中所給鹽斤價錢百五十六文省比折外每丁實
陪貼納錢百六十四文省所納不多公私兩便未見
其害後來蔡京改變鹽法令大商入納買鈔支給袋
鹽負責從此官司更不支給丁鹽徒令納絹鹽給既
得絹價復長浸久浸增目今絹一匹估計折納七貫
文省民力殫竭職此之由臣請為 陛下詳言之兩
浙東西路共管十五州軍戶口物力無若本州之貧
丁鹽錢稅亦無若本州之重本州地形阻隘絕少曠
土山居其八田居其二澗曲嶺隈淺畦狹隴苗稼疏
薄殆如牛毛細民崎嶇力耕勞瘁雖遇豐稔猶不足
食惟恃商旅販販斗斛為命旬日不雨溪流已涸客
船斷絕米價騰踊大小嗷嗷使同凶年每歲合六縣
所納苗米除折納糯米外粳米止管八千七百五十
一碩猶不及湖秀富民一戶所收之數所有官兵米
糧逐年婺州應副一萬五千碩補助支遣尚闕一萬
三千一十碩其為困乏不言可見重以坊郭鄉村邊
溪去處每經巨浸垣牆頽什廬舍傾摧貧用散失生
計蕭然若遇寇盜整葺未全若以遭漂蕩民素窮之又
加此厄雖使止存兩稅猶懼以納不前今乃經賦之
外每丁使之重納丁錢鹽絹 文二尺八寸其雙丁

以上折科每匹計錢七貫文省凋瘵之民其何以堪
且以兩浙諸郡論之平江府秀婺衢等四州自蠲免
丁錢明州每丁止納錢六十文足惟湖州丁鹽錢絹
在兩浙最號為重其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五縣
二丁共納絹一匹本州三丁共納絹三丈八尺四寸
比烏程等五縣每三丁共少一尺六寸一丁止少五
寸三分三釐相去不遠其武康一縣每四丁共納絹
一匹則反輕於本州截長補短本州丁鹽錢絹較之
湖州猶自頗重至於他郡重輕相絕可以類推本州
民力在兩浙十五軍州之下而賦斂反在十五軍州

東坡集卷二

三

三

之上以至貧之民納至重之賦人情物理恐不應爾
臣謹按本州丁籍建德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一
千八百四十九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七千八
百九十八丁無產稅戶計三千八百二十二丁遂安
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二千三百三十七丁第五
等有產稅戶計八千九百六十四丁無產稅戶計一
萬八百八十六丁壽昌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九
百七十七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七千六百二十九
丁無產稅戶計四千二百一十八丁分水縣第一等
至第四等戶計五百六十四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

三千七百五丁無產稅戶計九百七十八丁淳安縣
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二千六百五十一丁第五等有
產稅戶計八千三百三十三丁無產稅戶計一萬八千二
百七十四丁桐廬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一千三
百九十九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五千四百八
十丁無產稅戶計二千一十八丁通計六縣第一等
至第四等戶止有一萬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
產稅戶共管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九丁雖名為有產
大率所納不過尺寸分釐升合抄勺雖有若無不能
目給其無產稅戶共管四萬一百九十丁並無寸土

東坡集卷二

尺椽飢寒轉徙朝不謀夕本州統管二十一萬二千
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產稅戶無產稅戶共管
一十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丁是十分之中九分以
上疴瘠困迫無所從出從前官吏明知其害迫於上
司督責之嚴汗顏落筆感頹用刑咎基縲繫殆無虛
日愁嘆之聲閭里相接彊悍者窮塞無前散為攘竊
四方遂指嚴州為多盜之區非積俗獨鍾於此土蓋
丁錢偏重於它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臣體訪得深
山窮谷至有年三十餘顏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
數虧折時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親丁民間

既無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舉規脫丁口一歲之間
嬰孺天闕不知其幾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
阨於重賦忍滅天性親相賊殺傷動和氣悖逆人理
莫斯為甚臣聞之不覺涕下竊自惟念本州實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基命之地陪輔行都最為密邇
皇帝陛下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容輦
轂百里之間斯民顛頓愁悴父子不能相保意者未
有以實上聞者臣職在拊摩尚復便文自營不言死
有餘罪用敢竭誠悉意上徹旒宸臣恭覩紹興十四
年十月二十二日勅三省同奉 聖旨水道郴州桂

三百九十六

十一

五

卷一百一十五

陽監及衡州茶陵縣民戶於二稅之外尚循馬氏舊
法添納丁身錢絹米麥流弊未除朕甚憫之可將逐
州縣丁身錢絹米麥並與除放臣竊惟水道郴州桂陽
監茶陵四郡一縣邈在湖廣 太上白皇帝明見萬里
之外不異遠方捐賦予民本州幸在闕門之側反不
得如遐方荒裔沾濡德澤臣竊痛之欲望 聖慈持
降睿旨將嚴州丁鹽錢絹依水道郴州桂陽監衡州
茶陵縣及衡發秀州平江府例盡行蠲除使一方仰
父俯子吏不至門復有生民之樂不然乞如明州例
每丁納錢六十文足又若以國用未裕則乞蠲免一

十粗寬民力亦為厚幸然終不若沛然盡蠲為浚漈
無窮之澤也臣誠過慮恐議者或謂蠲免嚴州恐諸
郡援例由請必致有虧經費臣竊謂聖人之治俾萬
邦惟正之供丁鹽錢絀出於一切本非常賦 陛下
約已節用凡以為民異時帑藏充溢蠲免之令固將
次第而舉今雖調度尚虛猶當先其尤急者用示省
賦之漸以地則莫如本州之近以民則莫如本州之
困以害則莫如本州之重先後之序宜自本州始况
太上皇帝潛龍舊鎮亦非諸州遽敢援例惟願睿斷
不疑俯賜開允俾一邦亟解倒垂之急臣言語短拙
不能盡寫困迫之狀惟與合郡吏民澡心滌慮延頸
跂足以俟鴻庥之施冒犯 天威臣無任戰慄悚懼
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謹奏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安之適
聲色之娛環麗之玩政游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
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
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 陛下厲
大有為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
汲晝夜勞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

皆非 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爲天下賀前古之君亦
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
因陋就簡甘爲凡主今 陛下不待箴諫此累自除
恢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詁訓迂
緩拘攣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咎 陛下之不用
儒臣以爲尚幸 陛下不用之耳儻 陛下誤信而
輕用之真責治効於是曹繇歲歷月必無所成 陛
下遂謂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
爲儒學賀夫不爲俗學所汨者必能求實學不爲腐
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興指日可俟臣所
私憂過計者獨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縕妄
意揣摩觝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
權利足以奔走羣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
不必經術臣不復舉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
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故察羣臣之情亦熟
矣邊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却步渙
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
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
利之所能奔走耶異時姦回詆欺敗事墮功之徒追
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

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鈔襲傳注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審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惟陛下裁擇其中取進止

臣仰惟

陛下神武英睿恢建大義將以明天經而

三百八十九

東坡全集卷三

七

修人紀凡偷墮苟安沮計害成者皇明下燭舉無所逃在位在服將皆順上所嚮各肩乃心以趨事赴功王業之隆可拱而待臣竊以謂沮計害成者陛下既已知所惡將順奉承者陛下亦當知所察恢復大事也規摹當定方略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緩急難易當豫謀古之君臣如句踐種蠡如高祖良平相與共圖大計反覆籌畫至于今可考曷嘗敢易爲之哉今委靡者既不足言將順奉承者多爲替美稱誦之辭既未嘗獻疑復無所論難夫一郡一邑之事尚疑者半難者半參合審訂然後至於無悔况天下大

計果無可疑而無可難耶臣所以願 陛下深察之也。大抵欲實任此事必不輕受此責。蓋成敗利鈍其責將皆歸於一身。故先盡其所疑。極其所難。再三商榷。胸中了然無惑。然後敢以身任之。雖死不憚。彼隨聲響和。無所疑難者。豈所見真如是之同哉。特欲媮取一時之快。以釣爵秩。勢迫事急。又爲他說自解而去獨遺 陛下以憂勞初非實有殉國捐軀之志也。陛下方廣學豪傑共集。事功政患協心者之不多。臣豈勸 陛下盡疑其迎合而輕棄之哉。唯願 陛下精加攷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以何事爲先。以何事爲次。意外之禍。若之何而應。未至之患。若之何而防。周密詳審。一無所遺。始加采用。則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矣。然後與一二大臣合群策定成筭。次第行之。無愆其素大義之不伸。大業之未復。臣弗信也。唯 陛下留神取 進止。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竊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惟紹復大業是志。惟計安寓內。是圖。前代帝王聰明勤儉。僅得 陛下萬分之一者。莫不隨世而就。功業未有如 陛下汲汲望治。十有六年。而焦勞未解者也。意者殆群臣不足

以佐下風歟 陛下自履尊極政令屢有所更革人材屢有所易置矣方其未更也方其未易也羣臣有能先事建白以起發聖意者乎其所以蔽未極而變患未甚而消者獨賴 陛下生知天縱隨即覺悟而已故舉偏救弊維持至于今日者實由 陛下聖明獨運而非羣臣之助也然志勤道遠遷延至于今日者亦由 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也 陛下初豈樂於獨勞哉良以羣臣不能仰助如前所陳加之揔攬既久圖事揆策者多不如 陛下之精審議法定令者多不如 陛下之明習其則私意小智又多不逃 陛下之識察 陛下遂謂天下之事既知之矣天下之人既見之矣所以慨然益堅獨運萬機之意也夫獨運萬機之說其名甚美其實則不可不察焉臣請序而言之人主一心實治亂安危之所從出所患者奪於多欲則其心昏蔽而不能宰制萬事今 陛下於聲色於游畋澹然無一毫之欲惟其有意於獨運萬機故瑣繁細悉經省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而天下大計或有所遺治効不進反與多欲者同豈不甚可惜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

厥今虜勢陸梁而國難未雪民力殫盡而邦本未寧

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蝕實百弊俱蠹之時官寺充滿而媮惰苟且無庶績咸熙之效降附布於郡縣而未免於疑沮帑藏耗於軍屯而未免於怨嗟 陛下欲寬宵旰之憂要必得非常之材委屬之然非常之材類皆不肯捨規矩準繩而徇人惟忘勢盡禮有賓友之義推誠篤信有父子之親而後可致苟獨運萬機則非能受控御者鮮或在列上益務損其權下益得逃其責陰拱孰視沈浮取容 陛下宵旰之憂誰與圖之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陵奪而後安鄉者大臣往往不稱倚任陛下不得已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患猶未盡見也一旦有事誰與招麾而伸縮之耶由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人主然後尊重無以復加苟萬機獨運大臣而下皆為人所易則人主豈能獨尊重哉如曰臣下權任太隆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誠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此獨運萬

說不可不察也 陛下至公如我左右之臣雖素號親密至其有過威斷力行何患言有所牽制可否黜陟裁自聖心所謂左右之臣不與迴供指顧傳命令何嘗假以專權天下徒聞陛下獨運萬機事由中出聽其聲不察其實妄意在旁者或微有所預也而其陪侍習熟工於揣摩亦能時以一二事取驗於外故人稍稍鄉之此在英主之世本非大患惟明揚賢雋各還其職公議而公行之則人自無所疑而為左右者亦得全其恩意保其寵祿矣狷介之士忿激過當至以漢唐權倖為比誠非所擬然人之關南經絡少有

西京表卷三

壅滯久則生疾 陛下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思詆排及是時忿激者之所憂將見之矣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虚心屈已以來天下之善居尊執要以揔萬事之成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言足徧察勿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志樂蔽之萌誠意篤而遠邇各竭其忠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則二帝三王之治不能加豪末於此矣臣愚不識大體惟

陛下裁赦取進止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摹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俶擾艱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曾無寧歲自駐蹕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辨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曾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

三十一

東坡集卷三

十一

同

陛下慨然念讎耻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於本朝立國之根本蓋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宸指獻言者多以小辯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逼處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騫而仕路益隘凡所謂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詆以爲陳腐爲迂闊範防既徹無復畏心例所不爲聖慮將益焦勞矣夫浮華可抑也繁文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於祖宗之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朘削之乎臣竊謂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

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以徒欲事功之增而忘根本之損。陛下清閒之燕坐可不永念其故哉。又况寬大則豪傑得以展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興則潜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坐長捐軀徇國之氣然則圖回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取進止。

進編次文海劄子

右某先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某專一精加校證某竊

東坡集三

四

同份

見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某尋將祕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它書雖不知名氏而其文可錄者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爲百五十卷目錄四卷某竊伏自念本朝文字之盛衆作相望誠宜采掇英華仰副聖意而某學問荒淺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述作之指龜勉承命今已經年簡牘浩繁纂緝繆戾加以繕寫纒畢偶嬰未疾

尚恐踈略抵牾未敢遽以投進本月二十四日伏蒙
輔臣具宣聖諭緣某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惟
稽緩不勝震懼所有編次到聖宋文海一部共一百
五十四冊并臨安府元牒到御前降下聖宋文海舊
本一部計二十冊並用黃羅夾複封作七復欲望特
與敷奏繳進某不勝皇懼俟罪之至

除直祕閣辭免劄子

某先奉 聖旨編類文海近因宣諭繕寫投進今月
四日承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呂某編類文
海採摭精詳可與除直祕閣又蒙 聖恩賜銀絹三

百疋兩某竊自揆度問學淺陋知識卑凡實不足以
稱討論之選黽勉承命冒昧奏篇踈略舛差無所逃
罪敢謂上恩隆厚寵數過宜蚤夜以思不皇寧處人
心初不相遠竊聞果有駁章誠以編次此書止是將
前人文集略從其類徒淹歲月何有勤勞又况去取
之間豈能允當方 聖上責實之日尤重職名非有
顯功未嘗除授兼某已拜金縢厚賜至於寓直中祕
實爲太優豈宜貪冒寵私重煩公論欲望 朝廷矜
憐特與敷奏將所除直祕閣恩命速賜寢罷干瀆
朝聽某下情無任悚慄之至

再除著作郎文官辭免劄子

恭准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呂
某除祕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伏念某頃者
備數著庭以病自免聖上錄其鉉槩之微勤畀之貼
職以寵其歸綏獎覆護實無近比卧家以來未及兩
載公朝記識不替除目已盼既還舊職復隸史觀深
惟厄殘小臣至愚極陋仍歲所蒙被者雖糜捐九死
無以仰酬使筋骸僅可自比於人所當奔走就列勉
思稱塞實以右支風痺久成廢疴戴大恩而莫報顧
薄命而自憐冒昧控陳誠非得已伏望特賜敷奏收
還新命依舊差注官觀庶寔微祿以養餘齒俟指揮
除參議官辭免劄子

右某近以病控免恩命十月二十九日准勅特添
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仍釐務某竊自惟念一
介妄庸無所取似疾病沉痾已爲廢人公朝記識不
忘始則欲加祓飾俾之廁於東觀圖書之間終則憐
其病貧又復寘於職優俸厚之地人微恩重感極涕
零豈不欲輿疾之官以拜大賜實以抱病之久驅馳
道路力所不能欲望特賜陶鑄一官觀差遣候指揮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四

啓

代倉部知黃州謝宰執啓

點近臣之薦牘內愧踈庸佩邊壘之守符外分憂顧
俯微躬而怵惕仰洪造以歸依竊觀雲臺之南州素
淮之要地黃堂勝槩傳王杜之風流赤壁威聲
劉之雄烈會啓恢圖之運實當控扼之衝疏亭

障以制襟喉遠烽燧以明耳目輯寧封部儲峙芻糧
拊凋瘵而民氣蘇嚴賞罰而士心奮有此數者當求
通濟之才豈無它人獨預蕃宣之寄如某者稟資甚

一見卷八下十四

薄涉世多竒費日月於簿書寒風霜於郵傳雖處囊
而立見自愧無聞金躍冶而不祥益思難進崎嶇末
路蹉跎窮途肆法官軫共理之良而從橐受舉賢之
詔遽塵論奏偶成誤墨之蠅濫被選掄豈稱乘輻之
鹿叨逾若此報効闕然此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際
天奧學冠壓羣公之表典司大政之元遠至邇安罔
間重輕之勢出長入治兼收鉅細之能凡畀付於郡
條必參稽於輿誦寸何椎鈍亦費陶鎔某敢不力務
中行勉求實效措諸事業願師三折肱之醫畏此簡
書莫伸九頓首之禮

代倉部知黃州謝從官啓

岸江之壤條教用希被邊之州憂虞實重曾是迂踈
之質膺茲推擇之餘在事有初撫躬無所竊以填拊
凋殘之俗輯寧荒遠之區參稽前聞具載成績衛文
大布馬遂至於三千羊枯輕裘田爰開於八百乞受
疲瘵於變富強闕然近世之亡稱邈矣風流之一
怯者拘小文而牽制誕者張空簿以浮夸并邑
版圖湮墜豈特威權之素奪正唯勞來之不先
循吏之能孰還平世之舊如某者秉心椎魯降命竒
窮才能不及於中庸名實未加於上

東萊集四

陳

乏於政聲學箕學裘又頽於世業

邇列誤玷薦

書嚴虎落以扞城任當禦侮佩魚

臨衆責在長

民合是兩端萃於一已凌兢拜命龜勉効官靖言忝
冒之田實出幘幪之庇恭惟某官留意人物盡忠國
家樂拔茅連茹之多舉無遺善思采封下體之略恕
不求全凡宣化以承流必集長而去短故斯辱陋亦
玷使令某敢不外飭營屯內齊封部形格勢禁庶成
襟帶之勤仁漸義摩敢望袷襦之詠

代倉部知黃州通張魏公啓

仰夫子之門墻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旌纛獲承

節制之尊敢以丹誠寓之細簡恭惟某官佐王碩輔
命世真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
為善類之宗盟扶日轂於慶霄握斗樞於省府入則
贊一日萬幾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疊龍荒
焜煌麟閣處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
瑟之更張首三車之取獻言申戒避寵就閑羽檄
交馳舊疏果符於龜策聖書狎至陪都載綰於麟符
當虞舜之四巡延晉文之三觀運籌坐勝聚精會神
錫鈇鉞以撫師總江注而分陝落擅裘之危膽沸鶻
弁之歡謠旗幟精明鼓角謹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
汾陽天地重開翊丕圖於建武冠鈞衡於廊廟下膏
澤於幅員若智若愚以禱以頌某荒蕪晚學蹭蹬孤
蹤每原念於表宗嘗屢投於化冶志勤事左心親地
踈誤分邊壘之憂幸効轅門之役雖迹遥履舄莫伸
罄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竊効鍾鳴之應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執啓

考課邊城訖無善狀承流澤國復出洪鈞既諏日以
涖官敢寓書而徹聽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
為心郡邑之間宜以還定安集為事矧池陽之都會
實江表一要衝如虎如貔旁穆萬屯之聚載芟載柞

俯綏千耦之耕承里閭艱食之餘當師旅勞還之後
欲畀拊循之任必求通達之材如某者名迹湮微性
質固陋偶襲箕裘之緒久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往
守孤壘屬遽書之馳騫紛疆事之繹騷顧當地勢之
必爭適會敵鋒之不至幸終更而去彼荷新渥以來
斯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
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十風流之非匹退
思僥倖之極盡出陶成之私恭惟小官經緯皇猷彌
綸王度權衡有信揣輕重而得宜坏冶無心俾小大
而爲用近東周行之彥遠咨共理之良何此尋庸亦
容忝冒某敢不蠲除民瘼和輯師屯歌小雅鴻雁之
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之傳益務慰安庶幾一得
之愚或有萬分之補

代倉部知池州荅教官啓

並玉關而出戍已愧罔功盼銅虎以分符游膺因任
方愧馳書之緩乃蒙墜翰之先伏惟某官心醉六經
學關百氏赫奕詞林之譽從容泮水之遊自幸表蹤
獲聯王事雖費日簿書之末無預師儒然移風俎豆
之間冀資郡政風飈載厲燈火可親願益厚於節宣
庶導迎於休寵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書

力戰相望夙託門闡之舊擁麾歸覲復承桀矍之
接武有期拊躬載抃恭惟某官德隆民表識貫邦
頤陰陽消長之原極文武弛張之用河山帶礪駢
傳百世之盟彛鼎丞嘗膺龍龕五王之慶尚矣典
之未替蔚然文獻之可觀早涉要津浸敷華問大
維屏澤久浹於侯藩太微積星望夙高於郎位越
間燕申命拊循衡經律以參稽權恩威而並用魯
報政方當入輔之年楚尹告新其在合符之日某
勤展對今幸規隨瞻遐躅以益高策羸軀而自愧
雄劇浩繁之責竊有懼焉承漸摩綏輯之餘則知
矣氣和青律日靖黃堂願誌護於節宣用寧承於
倚

代倉部通吉州胡邦衡侍郎啓

避蓋公之舍夙願趨承倚韓子之門尚虞麾斥敢
尺牘恪布寸誠恭惟某官名冠倫魁學窮根柢貫
忠於日月際浩氣於堪輿早抗危言力扶正論帝
蹇蹇豈容藜藿之干王道平平忍使荆榛之塞風
波萬里金石一心逮鼎鬯之承堯首弓旌而聘
尹屹中流之砥柱坐閱頽波澹欲曉之長庚獨高
舉宿浸

東宸秉共期三接之餘亟奉四鄰之拜某素
以慕用茲幸瞻依秣馬膏車已溯風於墻屏墨筆操
牘先展敬於絨膝

謝軍諫議舉自代啓

伏准照牒舉充自代者深嚴諫省未嘗一通竿牘之
勤焜燿奏函乃有再出門闌之幸洊膺睭獎深切兢
慙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不求而得者始號知己
無實而當者亦為欺人雅道浸墮公論益奪材無定
品以造請之踈數為賢愚士失常心以薦揚之多寡

東宸集四

六

為輕重舉賢或蔽於私昵冒寵罕聞於自量有開者
英力回弊習圖雋良於公舉未得其真借光寵於寒
蹤以明此意謂其適居遼遠之地偶無營禱之嫌表
而出之庶有從者急於諭俗固靡暇於詳求退以省
躬亦不容於輕受既屏知於絕望之日輒告病於拜
恩之辰如其者質本穎愚學而固滯酬酢未經於世
故寧保端方呻吟不出於程文何名該洽乃如恬退
尤出虛傳雖潛匿里閭之臨政治官之考然參稽歲
月率居憂待次之年凡賁飾於需章悉控陳於前牘
圍堵初已傷鑿裁之明敢料規蒲舌里致品題之誤

缺然自視稱此實難此蓋伏遇某官道峻儒宗望隆
壽俊每推賢而揚善將正本以澄源入告謀猷首冠
七人之列旁求髦彥衆先三日之瞻曾是辱庸乃叨
甄拔某敢不服膺古訓嗣守家傳永思義命之常深
警悔尤之發於今日褒揚之語不爲空言庶它年進
拜之間少無愧色

謝陳尚書舉自代啓

伏准照牒舉充自代者奏入宸闈當拔豪英之萃名
傳朝路乃收固陋之尤共疑鑒裁之明尚有毫釐之
誤竊以略函封牘削之誠而求士款昵之外置門掃

階趨之素而垂情簡慢之中在古所難于今殆絕矧
列顧問論思之地而統雋髦肅艾之盟前席後車皆
一時之盛選東阡西陌多昔歲之雅游曷此需章逮
于賤迹論舊則未嘗識面度德則無所取材過而舉
之必有謂矣如某者少雖志古長未知方繞斷簡以
自封睇崇墉而坐隔弭節燕居之日固願循墻鳴珂
法從之辰豈忘投贄始則以孱懦自薄終則以疵賤
自嫌閱日月於丘樊迄參辰於屏著縱不獲譴斯焉
取知曾謂未承聲歎之音屢借齒牙之論重濡薦墨
俯漑枯荻燕馬非生聊示愛竒之意晉貂難續更懷

代匱之慙佩寵既隆循涯以懼此蓋伏遇某官提衡
清議推轂羣儒遜于稷遜于夔蓋憲虞朝之盛不如
農不如圃乃形闕里之謙內切揣量若為稱塞某謹
當益堅拙守毋廢初心博求師友之親力探典墳之
蹟深惟公舉本非私謝之時獨有直躬少答曲成之
賜

答詹秀才啓

束書以出將遂遠遊行卷所施宜於先達曾謂喀然
之几與觀賁若之文伏惟茂才韞積既豐材華方茂
江山草木共助發於英辭門戶詩書俾益聞於情話
顧慙掃軌虛辱敬關北海尊空誤墜彌生之刺西江
水遠徒懷蒙叟之心

答侯秀才啓

弭棹款扉已起楚然之喜發函開卷驟觀賁若之文
荷意則勤俯躬以忤伏惟茂才先輩久韞賢韞深探
詞源琴書徧歷於四方樽俎久陪於諸彥有如孱陋
亦未弃捐許其氣義之交告以急難之說退循拙守
虛辱好音扣劇孟之明非其任也閉顏淵之戶竊有志
焉

中兩科謝主司啓

問津鄒魯未知經術之淵源學步班揚詎識詞章之
統紀揣己初無於一可逢辰乃幸於兼收得之若驚
榮不蓋愧竊以自昔廣招賢之路若時開入仕之門
衆俊朋來烝髦輻集略於始進罔拘流品之濁清考
以終身徐待是非之堅定故一無甚重甚輕之弊而
下無必貴必賤之人氣俗敦龐風聲醇厚高弗以此
自滿卑弗以此自慚道降質衰辭繁用寡執筆操牘
闊視承明之廬躡躑擔簦平步高門之地一升俊造
之列即爲騰躍之階指日而須若償所負雖懷經濟
之蘊墮在冗散之流抗顏議事爲病狂刺口論文爲

犯分仰望雲漢貌無津涯異意者方痛詆而力排知
己者特熟視而竊歎彼此之勢既激怨隙之萌遂形
間生英豪大振頽靡鄧攸在晉不去王官而舉孝廉
德裕仕唐恥與諸生而從鄉賦夫豈厭清華之選又
非避博雅之名察其所存則亦有說蓋欲安常業於
夸詡之際抑澆風於奔競之餘示以不爭固將自反
惟國朝發進士之舉肆紹聖立宏詞之科屈宋比
肩淵騫接袂然觀抑揚之深意少知闔闢之微權柳
崇儀素號儒宗晚紆武弁韓黃門奮畧世祿嘗主文
闈俾於陟降之間莫見厚薄之迹凡名爲士當識此

心如某者章句謏聞箕裘衰緒信書滯固幾類魯人之
卑涉世舒遲殆同齊俗之緩妄晞皎軌輒造詞場
千里驅馳變星霜於郵傳連年膠擾付編簡於塵埃
以椎魯僻陋之資加廢忘扞格之以應敵類夏侯之
疏略序事多馬遷之繁蕪敢憂寐於末行矧覲覲於
疊中顧淺繆如此其極猶且得之謂竒傑必出於斯
亦以踈矣論科目之難尚至鄙賤而益明獨慙驚蹇
之蹤上致權衡之誤此蓋伏遇某官典司文柄培養
化源為楠為栢坐致群才之用采葑采菲每思下體
之遺旁及孱愚亦容忝冒某謹當服膺吉訓尚志前

東萊集卷四

修書子張之紳力行篤敬鋤不疑之色深戒驕矜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啓

里閉堙沉久安分守膠庠清邃驟被詔除夫何述遠
之蹤猶在選掄之數竊以合羣髦於萬寓課以度程
嗣絕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掛成均之屬號爲儒者
之先於秩雖微所繫實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弗玩
心則呻吟佔畢之餘焉能塞毛貝厥職升降視人重輕
如某者氣稟頗蒙志尚踈闊由交鈇槩不知歲月之
多借助韋絃未覺悔尤之寡之母因宴豫竊自揣量惟
材謏故不足俎且英遊惟識眊故不足權衡世變繼

以閔憂之積益於寵利之踈于命義而徼求匪惟失
已飾庸虛而銜嚙又復欺人徒欲粗試於州縣簿領
之間曷敢自通於廊廟鈞陶之上忽冒除書之及罔
知拜賜之端意者既視戚踈曲加誘掖畀教導之任
使預懷蕪廢之慚寬奔走之期使尚有討論之暇進
之以作其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缺然何以領此斯
蓋伏遇某官翼宣天緯弼亮皇猷深惟封殖於丕基
疇若招徠於群獻荆金梁鐵貢九牧以並登粵鍾燕
函列百工而威在多取或容於舛誤廣求遂逮於辱
愚某敢不紬繹舊聞研思微旨千年靈簡儻輸毫髮
之勞一世龍門庶答丘山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通柳嚴州啓

奉几杖於雙清久託通家之舊職簡編於半水幸陪
屬吏之餘揆日俶裝指期斂板竊以內外學官之設
舉選昔均遠近闕次之差流冗今極弊云其矣議者
厭之乃思改命之圖乃下增員之令參其資格既無
退紬之嫌賦以餼牽復免滯淹之嘆矧席幘幪之庇
曲容鈇斬之寒如某者受性專愚降材椎鈍晚菘早
韭夙屏跡於丘樊朝藜暮鹽偶得官於庠序前顧瓜
期之邈方私家食之安清庶采於中都占閭曹於近

旬魏舒襍被固竊自量孫寶請隣夫何不滿意恃睚
隣之素預寬曠敗之憂恭惟某官德浚儒宗望隆民
表溫恭有恪履夷險以不渝悃悃無華冠蕃宣而獨
最每獎成於後輩荷長育之深誠敢意辱庸亦供指
顧某趨承惟適聞擇倍增貢彝禮於絨膝顧慚拙訥
遡餘光於祭鼓采切戰兢

通嚴州鄭教授啓

宦牒推移闕然覲德郡庠誦說幸矣親仁敢憑竿牘
之傳先効門闌之敬竊以營道同術之謂友聯事合
治之謂僚惟此兩端難乎共貫尊壘嘯詠每多離合

東坡集四

十二

別

之嗟凡案鞞答豈復漸摩之暇至若有編簡討論之
益無簿書期會之煩允謂難并厥惟至願恭惟某官
閎材英發奧學精微心追游夏之淵源筆挾卿雲之
黼黻詞林藝圃頡百氏之菁華雋軌英躔冠諸儒之
領袖小淹泮水行踐石渠及召駟之未驅尚均茵之
少遂某甫茲捧檄行即升階渴聞教戴之餘滌去穎
蒙之蔽坐縻廩稍預懷駢拇枝指之慚日接官曹將
丐補劓息黥之賜

通張嚴州啓

伏審溫詔起家仁聲先路四封驩動不勝朝夕之思

一世觀瞻獨任春秋之責敬陳悃悞上徹崇嚴恭惟
某官傳世精忠潛心正學彌綸開濟尚期素定於曾
中牧養拊摩夫亦何勞於掌上然君子之誠本無息
而儒者之効久不明在昔諸賢固嘗有志或遠近未
孚而奪於時命或內外未合而窒於物情譏評交興
疑信相半思少伸於此恨顧將付於何人歷訪縉紳
咸推墻仞惟魏國既行而復尼惟衡山有韞而莫施
今茲一來任是二責實繫斯文之興廢豈徒闔境之
戚休必將尊其所聞真而後發臨事而懼佩洙泗之
格言視民如傷奉澗渾之遺訓使羣議莫毫髮之隙
則吾道增丘山之崇某久矣鄉風於焉效役寫拙誠
於簡牘敢為駢儷之虛辭委陋質於斧斤尚賴琢磨
之厚賜

除館職謝政府啓

奏薄技於北門所期報罷並英游於東觀乃奉詔除
非據之慚不勝是懼竊惟一藝祖於寓縣汛掃之始
大輯群書太宗於疆陲始候之時肇新三館王猷
未靖戎務方興屬此多艱驚罷於郊野曷其有暇
儀鴻鵠於園林仰窺閔慕歎深指蓋曲功茂烈非
不足以曜威靈碩畫老謀非不以以供指顧至於崇

建治本翼扶化基將為深長久太

規必訪希闕寂

寥之地迺輯墳籍迺賓畋良洗也

淮醫羽於陳府已蠹

之餘改容更貌於習俗共輕之

於太平必有沉幾乃見尊於

微跳盪馳驅爭効於可知之際宴談諷詠潛扶於不

見之中間劇兩塗弛張一柄於今之制此意尚存一

人厲精綜核於朝百吏竭蹶趨承於下獨茲儒館特

異常僚厚廬廣居終日不離於筆墨雅游勝踐經年

未識於符移匪欲養高而忘考實督之迫者課每易

塞期之寬者責反難酬且得軼材以充盛選如某者

質則甚滯學而弗專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及乎

壯齒又堙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憐初志誤見收於

坯冶辱為役於橋門謏薄內慚疏愚外見置杯易涸

當思濬治之新覆塊已枯盍各難培之舊林然自悟

惕若反求甫及終更力祈歸養丐餘間於定省得畢

願於講磨詔旨甚嚴私悰莫遂思枯材竭不能舒藻

而為國華識耗志凋不能獻箴而達民瘼分於汰斥

賁以甄升階是正之初筵仍編摩之故步賜則厚矣

懼亦甚焉百年儲養之嚴未嘗或濫一夫差擇之誤

自此將輕錐佩鴻知恐累大體此蓋伏遇某官道隆

平施義篤曲成巢閣鸞鳳盡出網羅之獲參天杞梓
悉由封殖之勤雖如具頑亦被光景某敢不藏修暇
日玩繹前聞名輩追隨庶發難開之蔽斷編展對少
償未足之心

答特奏趙狀元啓

黃髮陳篇已快先鳴之聽青衫行卷乃修後進之恭
其賜則隆於禮爲過法有特奏國之舊章謂三歲科
選不足以盡天下之才故九重咨詢常欲多得老成
之論靖言其始豈專爲恩某人一紆淵謀仰奉大對
述先儒之訓故固後學之罕觀陳前輩之典刑亦近
年之未有以是首選可見上心某有職殿廬無勞衡
石頃在父兄之側粗聞耆舊之餘每思南渡以前恍
如天外不意北方之學復到眼邊

爲汪尚書作知平江謝宰執啓

獻納論思每竊憂於累國蕃宣屏翰輒自詭於臨民
賁然書殿之華增此轅門之重載惟光寵實匪故常
伏念某學樸村踈齒衰志落曩襄召從於蜀道亟冠冒
於禁涂顯秩華資兼諸儒之盛選師言公議負衆正
之深期名實未孚形神交病思均勞於外服庶逃責
於餘年曾謂曲成竟從私願恭惟某官懋隆民極協

建邦經愛惜人材傷恐加於毫髮扶持善類恩不啻
於丘山有如衰謝之蹤猶在保全之數凡所見州閭
之纖悉當盡控聞及未歸田里之須臾用爲報塞

代先君通曾氏定婚啓

蠲豆邊之薦聿修宗事之嚴躬并曰之勞尚賴素風
之舊既令龜而協吉將奠鴈以告虔敬致微誠願聞
嘉命

答潘氏定婚啓

游從再世既彼此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
迨聞嘉命其敢固辭令弟茂才種學之初方求內助
某女及笄之始未習婦儀志尚有加可使効饁田之
役進脩或怠當令獻斷織之規

通潘氏定婚啓

里巷東西久矣論文之舊官曹先後居然託契之深
是惟二姓之驩非繇一日之雅某人少儀未習迨此
冠婚伏承某人婦禮既閑稱於保傅奉箕帚而來助
義益篤於弟兄操几杖而從游學將求於伯仲

代右司叔父答李丁氏定婚啓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姻姻共博先契某位長女
順承之道肄習未闕伏承甘亦人英妙之稱發聞惟舊

既奉導言之固敢稽報聘之修有若靖康以來非無
雅素其自萊公而下莫不寵嘉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
風流苟可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伏承某人
文章議論固已不凡某女婉婉聽從粗謹所職有來
玉帛之禮式陳榛栗之儀師友淵源之功知所自矣
夫婦倡隨之義將有賴焉

通芮氏定婚啓

合父兄師友之契疇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
他族問名之始在禮有初某人緒論與聞曾是漸摩
之舊伏承令姪女素風不改諒惟淡泊之安永愧諸
生自老西河之上尚蘄季女肯來南澗之濱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四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五

策問

太學策問

問憲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學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羣居上非特為飾治之具下非借為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為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負墻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防則曰禮義廉恥筆於紙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迫而索

東萊集五

之則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驚於言而未嘗從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哂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無疵古之人其為已不為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章博誦說事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修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為綱何者為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真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盡的言其亂

真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盡
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咎以愚魯人人異質不可
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爲學者之
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
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
答能辯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
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苟况楊雄王通
韓愈皆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
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試實評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
質言實相講磨以仰稱 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
意尚竒而不求其安辯尚勝而不求其是論尚新而
不求其常辭尚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策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拯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爲也憂世之士喜功名之人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激之欲其堅而守者終渝未達其原工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可耶漢至文帝寓內昌阜煙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歉俯視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儷也意者危言駭世姑一快胷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湛於庠陋安於小成愛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悟耳雖然誼誠愛君也誠望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遂攘臂以仍之耶文帝之齒長矣閱天下之事衆矣四體伸縮寧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嘻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

於誼稽其猷告自源徂流具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
末也伯益論來四夷傲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首以
謹德而仲尼爲魯慮亦緩頰更而急譴墻聖賢之言
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
內治於爲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土
桀鰲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匈奴漢廷公卿翫細
娛而忘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其原
遽欲斧其髀而係其頸則踈矣天下之患懦者常欲
一切不爲銳者常欲一切亟爲甲兵朽鉄鉞鈍養癰
護疽始取爵秩各飽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獨歸國
四言
東萊集五
四

家是滔滔者旣不可勝誅號爲有意斯世者又復不
審前後不量彼己而輕發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間參
訂審裁立其本循其序摹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此
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略行
其策不迄不能並三五之隆也誼而旣嘗有聞肯墮其
說於一偏而挈諸侯匈奴爲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
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憚高令今可行之言不肯出
也必將繼論儲貳趣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
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
臣干法媮朝之惡不敢肆也今盥其疏或沉數而置

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誼尚得為知大原乎大原既失無惑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若夫姚崇在唐埒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誼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躋足而覲其聽一則虛心而俟其言孰可同日而道哉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舊德夙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後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

將閭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約以為固則為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衰必潰決而不可遏細解絲棼不待觀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說曰胥靡而暮輔相以匹夫而躡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其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沂大原之舟楫也申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于學藝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如祭祀棊布繩懸源流會通亦非縷數條陳而力邀之也

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有隨管晏固不敢以傳
說自命然資權譎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
故及其曠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
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攷之於史元宗渝其約不
待它日方崇持國秉之時既班班見矣問以峻法繩
下之約曷爲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
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爲而疑王仙童之劾猶有待
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曷爲而許閻楚珪
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
力士揚思勉名出宮壺駸駸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

東漢書卷五

卷六

卷六

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
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爲不然已喑默而不敢爭
矣是不倖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
約已寒况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
邀之此已事之明效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
文帝之所以克終次姚崇之本末然後知豐元宗之
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
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
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
與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爲帝王盛德實以言路

通塞乃人主切身利害也侈心邪心闕政舛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哉禍機羣情衆論隱匿壅闕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待言者之飭正宣達不啻疹之待砭疢之待杖也容養將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吾何爲預之哉誼雖氣激辭憤闕於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倣輔拂不絕於朝終置文帝於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它未即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德

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侵訐在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爲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未協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爲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語也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始有矜術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牙甲根芟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窶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是瑣瑣者爭

衡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
若問巷儕輩互相奪攘者何其小也苟文帝之世此
論已立誼之所遭豈直弔湘賦鵬而已哉史稱姚崇
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
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蓋諸王手鋤逆
韋太平之難肇履大位雋逸英毅若太阿出柙莫之
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扈臣碩輔政
當厲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
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准繩略無齟齬於
其間日食歷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

獻諛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異篇而同指者
也崇矯誣上天一旦破其扃鑰而芟夷之使其君蕩
然無所顧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道其侈者實
崇也度崇始意不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
至此末流汜濫雖崇尚存亦非捧土所能塞矣莫大
於天而猶不畏焉於一崇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天
之說以相付者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
哉兢業祗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喜舜禹湯文武所
傳之大原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亦以適莫偏諛
之私則作於心害於事凶於而家一國矣崇學不足

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方譁元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法列于古訓雜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道之意本自不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使益加嫻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於已者亦可以是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絀坐於朝議於堂扞於邊皆便捷輕銳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睹矣崇徒見所謂庸儒者拘攣固滯遂槩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羣天下之所樂萃天下之

所貴而集有之雖悍彊很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臣之典叙於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庸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萬目睽睽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舌弊唇腐本爲誰計而輕欲銷廢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參誼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尚論前世誼與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愚不敢復踵其論顧私竊有所疑焉幸因

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者
不過一人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
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即墨大夫終身
尤可稱者財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
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王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
能改者決之於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覩縷千百疏而
不能回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
其目既已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尚未能半前代之
效讎恥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
厚軍政未核覆按誼崇爲漢唐憂者亦卜居其五六

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邪漢高
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
若也如使約三章之明歲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即墨
之後日而嬖倖復聽則首尾衡決人誰信之哉今日
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尚有
可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人
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萬官億醜之衆博濫遠馭焉
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及徧乎所遺
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稚董訐懌未已而皇惑
繼之激昂未已而解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覲繼之

向若溥固專壹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而立丕丕之基寧至宵旰十年尚勤願治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元之說也誠儲神爲治之大原提其統摺其會則出治者無一出入之累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積矣講大原之所在間燕咨訪將有人焉愚不敢躐等而議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五

